

的敗失樣怎是國奧

行印館書圖東亞州廣

327.43
7726

7615

自序

中國民族的命運，與全世界被壓迫階級和被壓迫民族的命運是不可分離的；換句話說，我們民族的解放事業，與全世界被壓迫階級和被壓迫民族的解放事業是緊相聯繫着的。因此，我們現時的解放鬥爭不但迫切地須要國際被壓迫階級和被壓迫民衆的實際援助，而且還須要正確的國際知識與經驗來指導。「閉關自主」的思想，不但在日常的經濟生活上絕對走不通，就是在民族範圍內的政治鬥爭上也是極端反動的。在資本主義已發展到了現在的——帝國主義的——階段時，任何強大的國家都不能不受到國際局勢的影響。

奧國是怎樣失敗的

響與牽制。何況我們這個被壓迫的半殖民地國家，這個正在被敵人猛烈地進攻着的國家！

即以最近歐洲西班牙一年餘來的內戰而論，所給予我國的影響便已經十分地嚴重了。也可以說，西班牙內戰的猛烈與延長，尤其意德對於弗蘭柯之堅決的援助，以及英法蘇對於馬德里政府之敷衍，是促進我們的敵人之加緊和放胆侵略我國的重大原因之一。這次希特勒之吞併奧國，其對於全歐洲乃至整個國際局勢之嚴重影響，當不減於西班牙的內戰。因而對於我國抗戰的前途，將給以重大影響是毫無疑義的。特別是從奧國的失敗中，我們可以獲得最可寶貴的教訓。

著者寫這個小冊子的主要意向，就在於將奧國失敗的前因後果及其對於

歐洲和國際局勢之影響，從各方面予以可能的客觀的敘述和推測，以便我國民衆能從奧國失敗這一面鏡子中，找出自己鬥爭的道路和方法。

幾年來，國內一批所謂『文化人』，尤其是所謂『國際通』，用盡力量宣傳什麼『國聯是和平機關』，什麼『侵略陣線』與『和平陣線』，以及『和平陣線國家，如英法美蘇能制裁侵略國家，能保障和平，能保護弱小民族』等等，所有這一切，現在在奧國被吞併的事實上，又一次赤裸裸地被證實爲百分之百的欺騙了。試問：一向以無數條約和宣言『保證奧國獨立』的國聯和英法意，在希特勒實行消滅『奧國獨立』之時，表示了什麼？！對於『侵略的德國』，實行了何種『制裁』？！那些一向喋喋不休，氣勢凌人的『文化人』和『國際通』，現在對於奧國被吞併這個事實能給我們以明確的

解釋嗎？！他們以前的宣揚和鼓噪，現在還能自圓其說嗎？！江湖術士與趨炎附勢之流，終於敵不過歷史事實的證驗和打擊啊！

從此，我們希望國內民衆，尤其是欲真正了解國際情形的前進青年，必須從過去一班江湖術士的欺騙中解脫出來，必須用自己的眼睛去考察事實，從國際變動的每一個新事變中找出適當的教訓，以爲我們在這異常紛亂的國際政治大洋中去航行的指針。

一九三八年四月十八日



目次

奧國民衆解放所失去的第一個時機	三
在協約國宰制下的奧國	八
世界經濟恐慌與奧國的新危機	一九
希特勒在德國勝利後對於奧國的影響	二五
一九三四年二月奧國的內戰	三五
『七月事變』——陶爾夫斯的被刺	五〇
希特勒吞併奧國及其對於國際局勢的影響	六〇
從奧國失敗得來的教訓	七三

奧國是怎樣失敗的

一

001364

奧國是怎樣失敗的

一九二八年三月十一日，希特勒以迅雷不及掩耳之手段開始猛烈地向奧國進攻，最後通牒與武裝隊伍雙管齊下，同時達到奧京維也納。結果，希特勒沒有遭遇任何抵抗，即征服了奧國，逮捕了奧國的獨裁者舒士尼格，解散了奧國的『愛國陣線』，通過他的代理人殷嘉德於第三日（十三日）正式宣布了『德奧合併』，即以奧國為德國之一部。從此，這個具有千餘年歷史的

奧國是怎樣失敗的

一

國家圖書館



004759030

古老的奧大利國家，在歐洲的政治地圖上被抹去了！

這個奧大利國家，這個在前世紀上半期曾經成爲全歐洲反動象徵（以梅特涅爲代表）的國家，這個在長時期內以極野蠻的手段統治着許多弱小民族的國家，這個在幾次革命中曾經以極殘酷的流血手段壓平了本國革命工農階級的國家，這個在大戰後曾經成爲中歐糾紛的焦點的國家，現在離開歐洲的政治地圖，似乎沒有什麼可惜，沒有什麼值得人們留戀的地方。可是這個國家內有幾百萬的工農和貧苦人民，從此完全被放在最反動的法西斯德國統治之下，從此要受希特勒黨徒們的任意宰割，這不能不說是一個最可怕的悲劇！何況這幕悲劇還要直接或間接影響到整個歐洲乃至全世界人民的命運哩！因此，奧國的失敗，奧國失敗的經過情形，我們覺得即在事後還有特別

重新提出加以分析和研究之必要。這對於歐洲的工人階級，對於全世界被壓迫的弱小民族，特別是對於現時我國抗戰的民衆，將會給以最豐富的教訓。

奧國民衆解放所失去的第一個時機

如果要想正確地了解奧國這次被希特勒輕易吞併的原因，奧國工農大衆怎樣失敗的原因，我們便不能不從歷史上去追溯，至少必須從第一次世界大戰末奧匈帝國崩解的過程，以及奧國民主共和國產生的情形開始。

大戰前的奧匈帝國，本來是一個最複雜，包含矛盾最多而又最劇烈的國家。在這個國家內主要的民族便有十一種——日耳曼人，馬扎爾人(Magyar-
rs—匈牙利人)，捷克人，斯洛瓦克人(Slovak)，塞爾維亞人(Serbs)。

克洛特人 (Croats)，斯拉夫人，羅馬尼亞人，波蘭人，意大利人和小俄羅斯人等。而且這些民族中間的語言和宗教都是各自不同的。在經濟上，奧匈帝國并沒有一個重心足以聯繫各個民族的各部份。維也納雖是政治的中心，但牠的產業還是很幼稚的。所以奧匈帝國之形成和存在，多半依賴哈布斯堡皇朝之傳統的封建體系及其野蠻的專制政治爲之聯繫。自然這種聯繫是很薄弱的，經不起歷史大事變的打擊的。所以結果終於在大戰的末期崩潰下來了。

在大戰的初期，奧匈帝國在軍事上即充分暴露了牠的弱點，僅賴德國的極力援助，才勉強地應付了牠所擔任的戰線。但到了一九一八年秋天，顯然已臨到完全不能支持的地步了。內部經濟財政的解體，工農羣衆生活的困苦不堪，特別是各民族對於哈布斯堡統治的絕對不滿，——這種情形，迫着哈

布斯堡政府不能不讓步，遂於一九一八年十月一日宣佈奧匈帝國為聯邦國家，加入這個國家的各民族都具有民族獨立權。但這種讓步為時已太遲了。民族獨立運動與工人革命的火燄已經帶着盲目的力量向前直衝，再無人能制止了。於是，十月五日，南斯拉夫區域組織了自己的國會；十月七日，獨立的波蘭政府成立於瓦薩；十月十四日，捷克人拒絕運輸糧食到奧大利去，同時捷克斯洛瓦克政府又被協約國承認；最後，十月二十日，維也納的工人和兵士暴動了起來，佔據了維也納城，趕跑了查里皇帝；同時（二十一日）匈牙利也發生了革命，匈牙利的政權完全轉入小資產階級的激進派與社會民主黨合組的混合政府。這樣，統治奧匈數百年的哈布斯堡皇朝最後被摧毀了，奧匈帝國完全崩解了。

奧國是怎樣失敗的

當維也納的工人和兵士舉起叛旗，擄走哈布斯堡皇室時，他們同時即成立了工農兵代表蘇維埃的組織。這個組織，事實上不僅支配了維也納城，而且差不多支配了整個的奧國。假如當時有堅決的正確的馬克思主義政黨的領導，奧國的工人階級，很有可能隨着俄國的工人階級之後走上勝利的道路，建立蘇維埃的奧大利。如果奧國的工人階級獲得完全的勝利，匈牙利的工人和捷克的工人都會相繼而起，摧毀他們的統治者，與奧國工人手携着手，建立奧匈捷等的蘇維埃聯邦，——這樣，不但舊奧匈帝國下的工農羣衆和一切被壓迫民族會獲得完全的解放，即當時整個的歐洲局勢亦將全部改觀，首先是德國革命（一九一八年十一月）的勝利會得到一種保障。這真是奧國民衆能夠獲得澈底解放之第一個千載一時的機會！

但不幸，這個『機會』完全被奧國的社會民主黨葬送掉了！這個黨有牠長期的歷史（成立於一八八八年），在奧國工人階級中具有絕大的影響，很有可能領導牠走上政權。而且事實上維也納的工人和兵士已在十月三十日把政權奪到手了。可是奧國的社會民主黨，同歐洲其他各國的姊妹黨一樣，不但在大戰開始時及在其過程中，完全放棄了原來反帝國主義戰爭的立場（一九一二年第二國際在巴塞爾會議上所決定的），用極端狹隘的愛國主義去毒害和欺騙奧國的工人階級，驅使他們簡單地爲帝國主義的強盜戰爭而流血；而且直到奧國的工人和兵士自己感到絕對不能忍受戰爭的痛苦和哈布斯堡皇朝的壓迫，自動地起而拿起武裝擊碎哈布斯堡時，社會民主黨的領袖們，如列納（K. Remnet），塞資（Seitz）和阿多·鮑爾（Otto. Bauer）等人，還不堅決幫

奧國是怎樣失敗的

助工人鞏固已獲得的革命勝利，建立自己的政權，反而同資產階級勾結，在「合作」的名義之下，把工人和兵士已經取得的權利交給資產階級，成立所謂民主共和國，——資產階級的共和國——并取消了工農兵的蘇維埃組織。這一幕悲劇，恰同俄國二月革命後的孟塞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以及德國一九一八年十一月革命後謝德曼和愛伯特等人所領導之社會民主黨所幹的叛賣勾當，如出一轍。從此，奧國工農大眾的命運，即整個奧國的命運，由社會民主黨交給了資產階級，再經過這個資產階級又轉交於協約國之手。

在協約國宰制下的奧國

奧國工人階級十月革命的果實，既被社會民主黨的領袖們出賣於資產階

級，於是奧國資產階級便放着胆子盡量向協約國投降。協約國（實際上就是英法兩國）一方面採取極殘酷的手段壓碎奧匈（特別是匈牙利）境內新起的革命勢力；另一方面，則又使用各種陰謀詭計，盡可能地分解舊奧匈帝國，使之支離滅裂，不復能成爲一種力量，以便任意宰制。

奧國革命的失敗，固然主要是由於社會民主黨的叛賣，但協約國對於奧國資產階級的暗中援助與對於社會民主黨的公開威脅，亦發生了很大的作用。尤其是匈牙利的革命，可以說完全是協約國的劊子手所絞殺了的。

匈牙利自十月卅一日發生革命，小資產階級的激進派與社會民主黨共同組織混合政府後，不但這個政府沒有能解決任何重要的問題，即連這個政權的本身也是動搖不定的。首先是國內的經濟狀況日趨惡劣，許多資本家關閉

了工廠，協約國又竭力榨取匈牙利，強迫牠承認極殘酷的條約。——在這種情況之下，混合政府完全不能支持了。於是工人階級便乘機而起。同時，匈牙利的共產黨已於一九一八年十一月組織成功，并很快地在工人羣衆中發生了鉅大的影響。結果，小資產階級的激進派退出了混合政府，社會民主黨與共產黨聯合，於一九一九年二月廿一日宣佈無產階級專政，成立蘇維埃政府，組織紅軍，并與蘇俄建立密切的關係。協約國看到這種情形，便大起恐慌。於是一方面恐嚇社會民主黨從內部怠工，并起破壞作用；同時則唆使捷克斯洛瓦克和羅馬尼亞的軍隊從外面向匈牙利的蘇維埃政府進迫。結果，羅馬尼亞的軍隊於七月末攻陷了匈京布達佩斯，匈牙利的蘇維埃政府隨即解體了。固然，匈牙利蘇維埃政權的失敗，社會民主黨和共產黨領袖們的錯誤政

策應負很大的責任，但主要還是由於協約國之凶猛的壓迫和攻擊。因此，我們說協約國是絞殺匈牙利無產階級革命的劊子手，是絕對不可否認的事實。

協約國將奧匈的革命勢力壓平之後，便以預先在凡爾塞製好的『和約』強迫奧匈簽字。（對奧的聖日耳曼條約於一九一九年九月十日簽字，對匈的特里亞農條約於一九二〇年六月四日簽字。）在和約上，除確定奧匈和捷克斯洛瓦克為『獨立國家』（所謂獨立，僅指牠們相互間的獨立而言，在實際上牠們完全變成了協約國的附庸）外，并把舊奧匈帝國所屬的其餘一切土地，分割於波蘭，羅馬尼亞，南斯拉夫和意大利等國。并且協約國為防止奧大利成為較強大的日耳曼民族國家起見，更將其境內日耳曼人口占百分之七十的區域（如波希米亞和摩羅維亞的一部份以及伊斯特里亞的全部）割讓於

隣國。於是，奧大利的疆界完全變成人工造成的了（土地自原有一一五·八三二方里，減至三二·〇〇〇方里；人口自二八·九一九·〇〇〇人減至六五·〇〇〇人）。特別在經濟上使奧國簡直陷於死巷。在奧匈帝國時代，奧國的維也納雖是中歐政治文化和交通乃至財政的中心，但奧國本身却沒有工業經濟的基礎。真正的工業區波希米亞已劃歸捷國。主要的農產地劃歸匈牙利。林業及礦業最豐富的克洛特等地方劃歸南斯拉夫。而舊時維也納的金融機關和交易所，自帝國分解後，早已失去了牠們的活動範圍。鐵路交通是被割裂了，海港完全失去了，同時又添了隣國無數的關稅壁壘。於是奧國在經濟上便完全失去了牠的獨立生存的地位。所以當時有一位奧國的閣員會說：

「奧大利現在好像一個斷去手足的人，而協約國却總要求他去走路，去工

作。』這確是協約國對待奧國的真情實況。

此外，協約國還規定奧國永遠解除武裝，其原有的軍備不是毀滅，就要交給協約國，僅允許保持最低限度的軍隊以便維持其國內治安，即為鎮壓本國民衆之用。最後，協約國并在條約上特別申明：『奧大利沒有權利自動地拋棄其獨立。』這裏唯一的目的是在於阻止奧大利與德國的合併。但在奧國的工人革命失敗之後，這種『合併』至少是當時經濟上陷於死巷的奧國之逃脫難關的唯一出路。

事實上，在奧匈帝國瓦解之後，奧國大多數的人民都要求德奧合併。一九一九年三月奧國國民大會所製定的憲法曾經規定奧國為德意志共和國之一部份。一九二〇年十月和一九二二年五月奧國的國民大會再三決議，由政

府舉行人民投票表決歸併於德國的問題。在沙爾茲堡（Salzburg）投票的結果，大多數都贊成歸併。但因為協約國的干涉，終於使這樣的投票不能在國內其他地方舉行。從此，奧國與德國合併的問題，便成了奧國在政治上和經濟上找尋出路之唯一的問題，同時也就成了協約國極端重視的問題，成了中歐最糾紛的問題。

但協約國何以要拚命阻止德奧的合併呢？異常明顯地，是恐怕德奧合併之後，這個被戰敗的國家，因擁有鉅大的人口和生產力，很迅速地恢復了起來，重新威脅牠們的『和平』。就中尤其是法國害怕德國的報復。從法帝國主義的觀點看來，戰後歐洲的『和平』是牠保持從大戰中所獲得的贓物之唯一必須的手段。但要保持歐洲和平，首先必須置德國於萬劫不復之地位，同

時必須使法國自身在政治經濟和軍事各方面都能在歐洲大陸上佔絕對的優勢。如果德奧一旦合併，不免要造成一個比戰前還要龐大的德國。這個『德國』將擁有比法國多一倍的人口，而其生產力又遠在牠之上。這自然是法國所最恐懼的。與法國完全站在同一觀點上的是『小協約國』。這個國際聯盟以外的國際組織，也完全是由法國撮合起來的。其主要作用是在中歐充當法國前哨的守衛，以便監視戰敗國，特別是德奧匈的活動，并同時阻止蘇俄勢力向西方發展。小協約國爲了自身的利益，自然也是十分害怕德奧的合併，害怕德國的強盛的。因爲德奧合併以後，首先在捷克和羅馬尼亞境內的幾百萬日耳曼人便有被吸引而發生分離運動之虞。在經濟上，捷克的工業和羅馬尼亞與南斯拉夫的農業，亦敵不過德奧聯合的競爭。在政治和軍事上，德奧

合併更使牠們陷於孤立的地位——因為牠們當時完全是依賴法國的。

在意大利方面，對於德奧合併問題，雖然不像法國看得那樣嚴重，但一般也是反對的。因為意大利的野心是企圖在中歐和巴爾幹半島發展牠經濟和政治的影響，以便稱霸南歐。如果德奧一旦合併，不但這種企圖將化爲烏有，而且還要直接受到德國的威脅。並且牠的境內也有幾十萬日耳曼人有脫離牠的統治之可能。

英國對於德奧合併的態度是比較冷淡或躊躇。因為以前與牠在歐洲以及全世界爭奪霸權的德國已經被打倒了。大戰後在歐陸代替德國而起的是法國。所以英國的政策不是專門對付德國，而是有計畫地抑制法國在歐洲大陸的專橫。但德奧如果一旦獲得合併而迅速地發展起來，牠的可能的危險性比

法國更大。因此，英國對於德奧合併問題採取了躊躇的反對態度。

在當時亟望德奧合併的雖是奧國本身，但在德國方面，無疑地也是希望這種合併成功的。不過當時德國的執政黨在凡爾塞和約的束縛與法國的威脅之下，不敢公然提出此項要求，更無決心和力量實現這一要求。因此常常對德奧合併問題採取沈默的態度，意在等待時機。

協約各國，特別是法意及小協約國既以全力阻止德奧的合併，於是奧國內部的危機一天一天地發展，經濟恐慌和財政危機日趨劇烈。在一九一九至二一這三個年頭中，差不多完全依賴自德意美及其他的中立國借入外債勉強維持。但到一九二二年初，奧國的財政情形更趨惡化，愈加感到不能支持了。因此奧國政府迫不得已而向協約國乞求援助。最初協約國還予以拒絕。

但這種拒絕只是暗示：奧國政府必須公開放棄德奧合併的要求，乾脆地服從協約國的奴使，然後才能予以救濟。結果塞培爾（Seipel）所領導的政府完全屈服了，協約國的英法允許給牠財政上的援助，並於一九二二年十月四日，英法意捷與奧國簽訂了三種條約，一方面重新規定奧國放棄德奧合併的要求，另一方面擬就恢復奧國財政和發展工商業的計畫。這樣，總算把奧國箭在弦上的危機緩和了下來。然而這是以公開取消德奧合併的要求和奴顏婢膝地忍受協約國的驅使所換得的。

自此以後，奧國完全落在協約國的英法控制之下，過着被支配的苟延殘喘的『穩定』生活。在這時期內，奧國資產階級，以基督教社會黨為其代表的政權得有餘力來穩定和提高資產階級在政治上的地位，削弱社會民主黨的

勢力，盡力壓迫工人階級，因而引起了一九二七年維也納工人的騷動。但這次騷動，因社會民主黨的軟弱無能與協約國帝國主義的幫助，也終於被削平了。

世界經濟恐慌與奧國的新危機

但是，衝破戰後資本主義的『穩定』，在全世界範圍內捲起狂濤巨浪的經濟恐慌，於一九二九年末降臨了。這個恐慌的潮流很快地湧到了奧國，從根動搖了牠本來就十分薄弱的經濟基礎，重新掀起了牠的危機。

首先受到影響的，是財政困難的增劇，其次是對外貿易的突減，失業人民的增多，最後整個的金融制度發生了崩潰。結果，操縱全奧金融五分之四

的國家信用銀行(Kreditanstalt)於無法清理積欠和供應政府財政之下，而宣告破產(時在一九三一年五月)。在這種情形底下，奧國內部自大戰多年來所包藏的各種基本矛盾，重新發露出來了。於是奧國一切亟待解決而未會解決的問題又立刻被提到議事日程上來。如財政的困難問題如何解決，對外貿易的突減如何挽救，失業如何救濟等等。

布萊樞(基督教社會黨領袖之一)所領導的政府，首先想從挽救對外貿易着手，企圖以此來解決當前財政的困難和救濟日益增多的失業。因此，牠於一九三一年春同德國訂立關稅同盟。固然這個同盟即令實現也不能根本挽救當時奧國的嚴重局面，但在某種限度內緩和經濟和財政上的危機是有相當效力的。因為奧國如能獲得德國的同意，在互惠的關稅條件之下，將一部份

生產品和原料運到德國去，并從德國換得某些必需品和金錢，這對於當時陷入極端困苦的奧國財政和貿易，確是有相當的幫助的。

可是這個『德奧關稅同盟』，從協約國方面看來，就無異於是德奧合併的前奏曲。於是一向極端反對德奧合併的法國及其衛星小協約國，便公開出而干涉了。法國及其衛星國干涉的手段，除公開宣言德奧關稅同盟係違反國際聯盟的約章外，并決然從維也納收回信用借款。因此，在奧國掀起了鉅大的金融恐慌的風潮。維也納的國家信用銀行的崩潰就是直接接受了法國提款的影響。奧國政府爲救濟該銀行而仰求外資的時候，法國不但深閉固拒，并且使企圖單獨援助奧國的英國也同樣收回了資本，藉以妨害其實現。這樣，德奧關稅同盟的訂立，不但因法國等的反對而歸於流產，對於奧國的危機毫

無補救，反而加深了牠的危機，更進一步動搖了牠的社會基礎。

奧大利在這種情況之下，社會的階級關係開始發生劇烈的轉變。工人階級和一般小資產階級對布萊樞政府發生了深刻的反感。他們都分別集合於反對現政府的各黨派的周圍。工人階級受到資本家的新進攻與失業的威脅，又重新集合於社會民主黨的旗幟之下，企圖逼迫牠為保護他們的利益而鬥爭。因而社會民主黨的勢力日益擴張起來。這個黨在過去雖然幹了許多次叛賣的勾當，但同時也替工人階級爭取了一些部份的改良。又加以當時奧國的共產黨在共產國際的極端錯誤政策的領導之下，以所謂『社會法西斯』（即認定社會民主黨與法西斯特是完全同樣的東西）的理論拒絕與社會民主黨成立任何聯合戰線，并以官僚主義的橫蠻態度要求工人階級預先聽從牠的命令。因

此雖已經開始左傾的工人也只得仍然留在社會民主黨的旗幟之下，等待時機。另一方面，一般城市和鄉村的小資產階級，特別是農民，在生活日感痛苦之下，也積極地找尋出路。假使當時社會民主黨，特別是共產黨，有正確的策略，這些小資產階級的份子是有可能走向無產階級方面來的。但這兩個黨的本身既早已離開了馬克思主義革命的立場，奧國的無產階級正陷於沒有領導而感到痛苦和徬徨，於是小資產階級份子只得另找出路了。因此法西斯主義在奧國獲到了一個肥美的園地，很快地生長了起來。史泰倫堡所領導的內衛聯合（Heimatablack）及其武裝組織內衛團（Heimwehr）與受希特勒指導的奧國國社黨，均在一個很短的時期內，發展了成爲兩種強大的力量。

一方面，是社會民主黨勢力的增長，工人階級大部份的左傾；另一方面，

法西斯特又瘋狂地生長起來；在這種情形之下，奧大利的資產階級感到威脅了。代表這個階級的基督教社會民主黨政府發生動搖了。這個黨多年來所以能夠統治奧國者，完全是依靠社會民主黨之自願地充當牠的助手，自願地在工人羣衆中緩和乃至破壞他們的革命企圖。但現在日益龐大的法西斯勢力，在反工人階級，反社會民主黨的口號之下，不斷地向這個政府黨進攻，企圖奪取政權。這便迫得基督教社會黨的政府不能不改組，不能不提出『強有力的人』來代替『軟弱』的布萊樞。於是後來號稱小拿破侖的陶爾夫斯於一九三二年五月登上了政治舞台。

陶爾夫斯上台以後，即努力於經濟僵局的打開。他在洛桑會議中設法得到了英法的幫助，發行三十萬萬先令的債券，以救濟奧財政的危機。但英法

對於陶氏財政的幫助是有政治條件的。這個政治條件就是奧國不得與德國合併，並取消「德奧關稅同盟」的要求。（因此，在批准洛桑的債款時，社會民主黨與大日耳曼黨都會表示劇烈的反對。）陶爾夫斯隨後又清理信用銀行的負欠，改進鐵路行政，與各國談判商約的訂結等。陶爾夫斯這些設施，對於補救奧國之破產的經濟和財政地位，頗具有相當效力。正因為如此，陶爾夫斯個人的地位提高了。於是他更進一步開始向奧國的工人階級進攻。首先是向社會民主黨施行壓迫，企圖削弱牠在國會中和維也納市政中的地位。但正在這時，希特勒在德國走上了政權。

希特勒在德國勝利後對於奧國的影響

德國的命運與奧國的命運，其間確有不可分離的聯繫，尤其在大戰後是如此。這不是簡單地基於牠們種族上的血緣關係（像希特勒所主張的），而是由於牠們在政治經濟和文化各方面有其長期歷史的淵源。如果一九一八年十月奧國的革命獲得了最後的勝利，一定會給同年十一月德國的革命一層保障。反之，如果一九二三年十月德國的革命勝利了，奧國的工人階級也一定會重新站起來作奪取政權的鬥爭。

德國的工人階級，在希特勒勝利之前，無論從那方面說，是歐洲一個最強有力的階級，完全具有奪取政權，統治德國的力量。但不幸，在這個階級中具有領導作用的社會民主黨和共產黨，完全離開了馬克思主義的立場，牠們的工作不是準備德國無產階級走上政權，而是替法西斯特的勝利肅清障礙。

德國的社會民主黨從來就沒有準備領導無產階級奪取政權的企圖，並且在理論上始終是反對無產階級專政的。牠的作用僅僅是資產階級在工人羣衆中的代理人而已。所以這個黨之必然叛賣無產階級，是命定的，而且已爲許多革命的馬克思主義者老早預言過了。（列甯不止一次說過，德國的工人階級要想走向政權，必須首先從社會民主黨之最可恥的機會主義中解脫出來。）但是德國的共產黨，直到牠最後叛變的前夕，在理論上并未公然放棄無產階級奪取政權的立場（甚至現在還是如此）。但在實際上，牠始則在『第二時期』（意即從一九二九年起，全世界的資本主義已進入最後死亡的時期，在這時期內無論任何國家的工人階級都應立刻起來奪取政權。）的哲學之下幹一些無出息的言動行爲（如一九一九年五月柏林的暴動）；繼則固持史大林所發明

的『社會法西斯特』的理論去拒絕與社會民主黨建立任何聯合戰線，在德國的工人階級中劃一道不可逾越的鴻溝，也就替社會民主黨之不可救藥的機會主義在大多數工人羣衆中保持牠原有的影響；最後，在工人階級和法西斯特決死戰行將到來的時期，更乾脆地宣稱：『讓希特勒取得政權後，我們再來，』這就等於叫工人完全放棄鬥爭，以刀柄交給劊子手法西斯特，讓牠自由自在地去宰割。所以結果，希特勒果然於一九三三年二月不費吹灰之力，攫取了政權，隨即也就很迅速地壓碎了無產階級的一切組織與力量（連社會民主黨和共產黨在內）。

假如當時德國的共產黨有馬克思主義的正確的政策，領導德國無產階級取得政權是不大成問題的。德國的無產階級如果踏上了政權，不但立刻可以

影響奧國工人階級的解放事業，而且會改變全歐洲的面貌。也許歐洲蘇維埃聯邦（這是解決歐洲政治和經濟上一切糾紛與癥結的唯一途徑）已經在我們面前顯露出來了。但不幸，這一可能前途被德國共產黨的最後叛賣所犧牲了。因而也就造成了今日法西斯特橫衝直撞的瘋狂局面。

很明顯地，自希特勒在德國勝利後，如電流一般地加速了奧國內部的危機，并使牠的國際關係愈益複雜而緊張起來。

首先是奧國的工人階級親眼看到德國的弟兄們之失敗的慘劇，愈感不安，愈益要求鬥爭。另一方面，奧國的國社黨因希特勒在德國勝利的刺激及希特勒對於牠的鼓動與實際上的援助（金錢與武器），更發狂一般地激動起來，大有躍躍欲試之勢。并且希特勒還公開宣言：把德奧合併起來置於國社

黨的統治之下，是他一生的志願和唯一的職責之所在。這種情形，在國內推動了陶爾夫斯採取最堅決的行動，在國際上引起了英法意等對於奧國問題的嚴重注視。尤其是莫索里尼企圖經過陶爾夫斯把奧國放在自己的卵翼之下。

陶爾夫斯之所以須要採取最堅決的行動，自然是由於他所代表的階級及其政黨之特殊利益所驅使。陶爾夫斯所隸屬的基督教社會黨，乃是奧大利金融巨頭，大工商業家和地主貴族的集團。奧國工人階級之日趨左傾與迫切地要求鬥爭，不用說是從根威脅了這個黨所代表的階級利益。同時這個黨又是以基督教爲其精神食糧的（自然這只是爲了籠絡下層民衆的一種工具），見列希特勒對於德國基督教的壓迫，也深深地感到了不安。另一方面奧國一部份資本家深怕奧國歸併於德國之後，失去他們在經濟上的壟斷地位。因此，奧

國的工人階級和國社黨，在陶爾夫斯看來都是不可調和的敵人了。陶爾夫斯爲了對付牠們，便不能不採取最堅決的手段。

他於一九三三年三月四日（即希特勒剛剛在德國取得政權後）公開宣佈了停止奧大利共和國的憲法，并根據一九一七年的戰時緊急權法，公佈了一大批緊急法令：如在印刷前檢查一切新聞雜誌及一般出版物的原稿，限制政治集會和逮捕攻擊政府者等。此外并實行工資及薪俸的猛烈削減，加重租稅的負擔。這樣，陶爾夫斯便變成了奧國的邦拉巴特（人們且公然稱他爲小拿破侖）。

當時奧國的社會民主黨，共產黨和國社黨，都站在各自的立場上反對陶爾夫斯的獨裁。但他的答覆是：禁止了七十五次「社會主義者」的集會，佔

領了總工會的印刷所，逮捕了數百革命的工人。隨即他又在內衛團指使之下，命令解散社會民主黨的共和國保衛團（人數約十萬——時在一九三三年三月卅一日），禁止了奧大利共產黨（五月廿六日）和一切國社黨的組織（六月廿日）。最後，陶爾夫斯爲了集中力量起見，并以自己的基督教社會黨爲主幹，拉攏內衛團和農民同盟組織所謂「愛國陣線」，公然標榜一國一黨主義，宣佈議會主義和自由主義的死刑，并聲明奧大利應形成爲意大利式的組合國家（九月十一日）。這樣，陶爾夫斯的政權不但是邦拉巴特的，而且含有意大利式的法西斯主義的成份了。這從他與內衛團和莫索里尼的緊密聯繫中表現了出來。

史泰倫堡的內衛團，在本質上與國社黨是同樣的法西斯組織。牠們的不

同點，僅在國社黨是希特勒的御用工具，而史泰倫堡則傾向莫索里尼，再加上一點復辟的色彩而已。

在國際關係上，奧國此時的地位不但益趨複雜與緊張，而且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以前德國對於奧國雖亟望同牠合併，但始終是消極的。現在希特勒上台後，却表示了最積極最進攻的態度，大有非立刻吞併奧國不可之勢。這對於奧國問題有密切利害關係的其他國家，自然要受到激烈的刺激，而積極採取對付的手段。但這時對奧國採取最積極的態度的已不是法國，而是意大利。法國及其衛星國捷克和南斯拉夫等，固然還是十分擔心奧國的『獨立』問題，但希特勒統治德國後，已給了法國本身以極嚴重的打擊，從各方面威脅了牠在歐洲大陸的霸權，首先是牠藉以支配歐洲的有力工具，凡爾塞條約

將有全部被其撕毀之勢；同時法國內部的階級鬥爭又激烈起來。此外，牠在東歐的同盟國波蘭正在遠離牠而傾向希特勒，南斯拉夫的態度也愈來愈模糊。最重要的，是英國的態度使法國深感不安。英國不但不採取有效方法去抑制希特勒，反而似乎在暗中鞏固他的地位。這一切情形，迫得法國對於奧國獨立問題應取的行動躊躇起來。正因為如此，莫索里尼覺得有機可乘了。

意大利自受到世界經濟恐慌的嚴重打擊後，不能不向外面尋求補救的出路。所以牠早就想和中歐及巴爾幹各國，特別是奧匈，建立某種經濟上的聯盟。從陶爾夫斯上台後，莫索里尼即乘機向這方面積極進行。他一手握住陶爾夫斯的手表示極端的親熱；而另一隻手則抓住史泰倫堡的內衛團，予以各種物質上的援助，使其變成他的工具。莫索里尼這一工作，在希特勒上台之

前，已大著成效了。但希特勒在德國的勝利及其國社黨在奧國內部的猛烈發展，不但給了莫索里尼的計畫以嚴重的阻礙，而且行將威脅到意大利的本身。同時法國因自身處境的困難，亦向意大利讓步，放任牠到奧匈去活動，企圖以此增加德意間的衝突，保持中歐的均勢，阻止希特勒向奧國的進攻。於是莫索里尼更毅然決然地以全力去鞏固和發展他在奧國所已經獲得的影響，并企圖進一步地把奧匈變成意大利的衛星。因此，莫索里尼和希特勒在奧大利的鬥爭便一天一天地劇烈起來。

一九三四年二月奧國的內戰

陶爾夫斯自得到莫索里尼的堅決援助和內衛團的有力支持之後，也就更

加決心向國內的工人階級和國社黨進行壓迫。但陶爾夫斯之壓迫國社黨是相對的，因為這只是表示他受一個法西斯團體（內衛團）的強迫和一個法西斯國家（意大利）的支持，以壓迫另一法西斯國家（德國）所支持的法西斯團體。從奧國資產階級的觀點看來，這是在同一範疇內選擇其工具的問題。可是他對於工人階級的壓迫則完全是另一種性質，這是表示奧國的資產階級決心要摧毀那正在走向革命道路，企圖奪取政權的無產階級，因而是絕對的，是階級對階級的決死戰的問題。所以陶爾夫斯在奧國獨裁的作用，一般說來，恰如布魯倫和巴本等以前在德國的獨裁作用一樣，僅僅是替奧國的法西斯專政開闢道路，肅清障礙而已。要避免奧國陷於法西斯的專政，只有奧國的工人階級堅決起來進行鬥爭，把政權奪取過來，建立自己的專政，才有

可能。因此，當時擺在奧大利面前的，也同德國一九三三年以前的情形一樣，只有兩個前途：無產階級專政或法西斯專政。這一點，里昂·托洛茨基在一九三三年三月，即希特勒剛剛在德國取得勝的之後，便已嚴重地向奧國的工人階級指示了出來。（見托氏關於分析奧國內部勢力關係及工人階級面對着邦拉巴特主義和法西斯主義的問題一文。）

希特勒和莫索里尼是站在各自不同的利益上企圖將奧國推上同一的前途——法西斯專政。因此他們對於奧國工人階級之仇視，計圖壓碎牠，是完全一致的。但是他們却各自都想把奧國未來的法西斯專政變成自己剝削奧國工農大眾的工具，因而他們中間嚴重的鬥爭也就無可避免了。正因為如此，奧國內部的鬥爭——工人階級與法西斯的鬥爭——也就增加了一層複雜性。

陶爾夫斯總是被動地或自願地站在莫索里尼方面，以內衛團爲其支柱去壓迫國社黨。因此奧國最嚴重的鬥爭首先便從陶爾夫斯政府與希特勒之間的糾紛反映出來。但國社黨在奧國的勢力，不但未曾因此削弱，反而迅速地愈益膨脹起來，並且愈益向陶爾夫斯採取進攻的態度，在一九三三年整個的冬天差不多充滿了國社黨的喧噪和騷動（如國社黨在德國以無線電宣傳法西斯主義及十月間對於陶爾夫斯的謀刺等）。因爲這時希特勒以鉅量的金錢和武裝運入奧國援助國社黨，希圖以此壓迫陶爾夫斯向他投降。陶爾夫斯也會經與奧國國社黨的領袖哈畢希特（Habicht）進行談判，以圖緩和局面。但卒爲內衛團所制止。於是他只得在莫索里尼的指示之下，一方面向德國提出抗議，要求答允不得干涉奧國內政；同時又以『德國干涉奧國內政』的名義向國聯求

援。顯然，這種『抗議』和『求援』不但毫無結果，反而愈使衝突趨於尖銳化。這樣，陶爾夫斯與國社黨的決鬥似乎已臨到了最後的關頭。老奸巨滑的莫索里尼看到這種情形，將如鷸蚌相持，會大有利於奧國的工人階級。因此，他便指使史泰倫堡的內衛團，首先向工人階級進攻。於是『二月的內戰』就到來了。

但當內衛團向工人階級進攻之前，領導工人階級的兩個政黨——社會民主黨和共產黨——幹些什麼呢？有什麼準備呢？奧國的社會民主黨不僅是奧國無產階級的領導黨，而且是世界上最強大的一個社會民主黨，牠雖受到陶爾夫斯政府的不斷壓迫，但還不失為國內最強有力的一個勢力。並且在陶爾夫斯的獨裁之下，牠還是相當合法地存在着。牠在佔全奧人口三分之一的維

也納市政中還起着支配的作用。牠的共和國防衛團雖已被解散，但牠的由工人所組織的武裝自衛隊（有數萬之衆）還依然祕密地存在。而且在全奧各工業區都具有決定的力量，許多市政府都在牠的掌握中。如果牠能反映工人階級的警覺，改變牠過去機會主義的策略，即在希特勒勝利之後，還有可能把工人羣衆團結和武裝起來，由反抗陶爾夫斯邦拉巴特政制壓迫之防禦的鬥爭，轉到奪取政權的暴動，走上政權。但異常不幸，這個黨並沒有從德國工人階級的失敗學得絲毫教訓，還是同德國過去的社會民主黨一樣，把全部時間荒廢在所謂『較好』的荒謬理論之中。就是說，牠認為陶爾夫斯政府無論如何比希特勒式的政府『較好』些。因此，牠對於陶爾夫斯的一切壓迫都採取極端容忍的態度，有時甚至公開主張，維持陶爾夫斯政府去抵抗希特勒

黨的法西斯進攻是必要的。但社會民主黨對於法西斯究竟採取什麼態度呢？牠在牠的機關報上重三復四地說：『如果法西斯冒險進攻我們，那牠的災難就臨頭了！』這完全是重複了過去德國共產黨的領袖特爾曼和紐曼一班人用以掩飾他們叛變所作的遁辭。事實上，當法西斯真正『冒險』地向牠進攻時，受到災難的不是法西斯特，而是整個的工人階級和社會民主黨及共產黨本身，這是德國過去的事變及後來奧國二月事變的事實所完全證實了的。而且牠還完全不注意到支持陶爾夫斯的內衛團，同樣是法西斯特。總而言之，奧國社會民主黨的全部政策是在忍受陶爾夫斯的獨裁壓迫之下，消極地等待國社黨的法西斯特之進攻。

至於奧國共產黨，其本身既沒有多大力量，同時又與德國的兄弟黨一

樣，在共產國際不斷的錯誤政策領導之下，即首先在『社會法西斯』理論的束縛之下，把自己與社會民主黨下的工人羣衆隔離起來。到希特勒在德國勝利後，於驚慌失措之際，從極左方轉到極右方，無條件地與牠以前所極端反對的『社會法西斯』擁抱起來，并自願地聽從這個『社會法西斯黨』——社會民主黨領袖們的驅使，完全失掉了牠在工人中獨立發生影響的作用。

以上便是奧大利『二月內戰』前夕各種敵對勢力及其相互關係的真實情形。在這種情形下，鬥爭的前途是可以預見的。

史泰倫堡所領導的內衛團向奧國的工人階級進攻，首先是從泰洛爾省的勃魯克搗毀社會民主黨的機關報開始（二月五日），隨即佔領了整個的泰洛爾省一切行政機關，摧毀了社會民主黨和工人羣衆的組織。同樣的進攻情

形很快地蔓延到林茲城。到二月十二日，陶爾夫斯正式宣布社會民主黨為非法組織，在維也納立刻動員軍隊佔領社會民主黨的總部，及其機關報勞工報，解散市參事會并逮捕維也納市長，著名的社會民主黨領袖塞茲及其他市議員及勞工報編輯多人。此時社會民主黨黨員及其所領導的工人羣衆，迫不得已乃出而應戰。於是奧國的內戰便正式開幕了。這個內戰由維也納展開到了全奧大利。最劇烈的戰爭一共延長了三天（十三日——十五日）。尤其以維也納的巷戰最為猛烈。陶爾夫斯政府動員了全部的正式軍隊及整個的內衛團的武裝隊伍，以大砲，機關槍向工人階級盡量轟擊。而奧國的工人羣衆，雖然一向在社會民主黨領袖的麻醉政策之下，沒有預先作充分的準備，但當敵人進攻時，還是不顧一切地拿起武器去抵抗，去英勇地犧牲。經過二晝夜

奧國是怎樣失敗的

苦鬥的結果，工人是精疲力竭地失敗了！在這次內戰中，工人方面死亡的人數據說共有二千人，傷者在四千以上，被捕者達二千餘人，事後被執行死刑的領袖和羣衆亦數十人。

奧大利這次內戰的猛烈與犧牲，可以說是歐洲自巴黎公社革命以來所僅見的。奧國工人階級鬥爭之勇敢與犧牲的精神，也可以說堪同巴黎公社的工人前後相輝映。由此，證明奧國工人階級如果有正確的領導，是可以取得勝利的。

在這次內戰中，完全暴露了社會民主黨領袖們的無能。在事變前既毫無準備；當事變到來時，又倉皇失措，連一個總罷工都號召不成功。但該黨的大部份黨員羣衆還是同工人羣衆在一起，作了壯烈的犧牲。但無論如何，奧

國的社會民主黨比起德國的社會民主黨和共產黨之可恥的臨陣脫逃來，要光榮得多。所以莫斯科的官式領袖們在事後專門辱罵奧國社會民主黨，并把失敗的責任完全歸在這一黨的領導者頭上，是不公道的。事實上莫斯科對於奧國工人失敗的責任應當分担一部份。因為牠既把德國的工人階級送給希特勒去統治，致給了奧國工人階級的鬥爭前途以最惡劣的影響；同時又不能根據德國失敗的教訓去改變奧國共產黨的策略，經過牠去推動社會民主黨所領導的羣衆轉向無產階級奪取政權的道路來。因此，奧國工人階級的失敗，只是又一次證明了兩個國際黨——第二國際黨和第三國際黨——絕對不能擔負領導世界革命的任務了。

從奧國內戰及其失敗反映到國際上的情形，也值得特別注意。莫索里尼

是指使史泰倫堡向奧國工人階級進攻的第一人，我們在前面已經提到過。關於這一點，就是那位號稱『歐洲通』，實際上是從莫斯科格柏烏支取不名譽的生活費的路易·斐雪，也看出來了，他說：

誰都相信，莫索里尼是一九三四年二月轟炸維也納工人區的主動者。……陶爾夫斯是常到莫索里尼那裏去商量國事的。史泰倫堡也常以黑衣宰相的弟子自豪。莫索里尼有時替他們草擬戰略大綱。陶爾夫斯相信聯絡左派以對付右派是聰明的辦法，莫索里尼則主張先行消滅左派。如果可能，再去打右派，而在他們的廢墟上建立一個權力主義的政府。奧國現政府的擁護者和批評者，都切實認為一九三四年二月社會黨的暴動和牠殘酷的壓迫，實是

莫索里尼的維也納代理人莫里安（Morreale）從中竭力鼓動着動的（見路著動盪中的歐洲中譯本——九二頁）。

莫索里尼不但事先主使這次事變，而且在事變中他亦在意奧邊境備置兵力，準備於奧國工人勝利或希特勒乘機進攻之時，起而實行干涉。在事變後，當奧國國社黨領袖哈畢希特於二月十九日向陶爾夫斯政府提出哀帝美頓書（即要求『以德國方法解決問題』）時，莫索里尼即聯合法英共同發表保障『奧國獨立』的宣言。并同時派遣他的外交部長蘇維區趕赴奧匈商談鞏固陶爾夫斯政府的具體方案。後來的意奧匈三國同盟，便是由此種談判發展起來的。總而言之，莫索里尼對於奧國的二月事變，從頭至尾都表現了他是其中最積極活動的一人。

至於希特勒，在這次事變中是採取了比較『旁觀』的態度。陶爾夫斯之壓碎奧國工人階級，不用說是他所心許的。但因此而加強了陶爾夫斯的地位，即增強了莫索里尼在奧國的勢力，却是他大大不願意的事。所以，當史泰倫堡和陶爾夫斯同社會民主黨及其工人羣衆劇戰時，他命令他的奧國國社黨作壁上觀。但當陶爾夫斯完全勝利之後，他就命令哈畢希特向陶爾夫斯政府投下哀帝美頓書，企圖以此試探各方面的態度，而乘機進攻。迄至英法意發表聯合宣言堅持保障奧國的獨立時，他又冷靜下來了。他并且公開地發表他對於此次事變的態度與意見，說：

此次奧國內戰，德國國社黨絕對未加聞問。國社黨既不同情於陶爾夫斯，亦不表同情於社會黨。蓋憑藉暴力所獲者決難持久。

也。……奧國之事變并未影響及渠之態度。蓋渠之政策，全以德
國之利益爲主旨，不爲外物所移動也。本星期之事變，所可下斷
語者，卽奧國政府之權力固已強固，而一方面奧國國社黨之人數
亦將大增加也（二月十七日倫敦電）。

希特勒這一段話，除說「憑藉暴力所獲者決難持久……」非他原來的見解，
僅係藉口攻擊陶爾夫斯政府外，大體上都與當時的實際情形頗相符合。尤其
是他的「斷語」更適合於事變後的發展情形。他以後的政策也就是根據這一
結論，積極扶植奧國國社黨勢力之發展，等待時機，準備給陶爾夫斯政府以
致命的打擊。

在奧國二月事變中，英法所處的地位是矛盾而躊躇的。一方面，牠們覺

得陶爾夫斯的勝利可以暫時抵住希特勒的進攻；但同時意大利在奧國的勢力更強大起來了，並且社會民主黨一向是擁護牠們所支配的國聯的，現在被摧毀了，這些都使他們感到不安。所以牠們除與意大利聯合發表一保證奧國獨立的宣言（主要是對哈畢希特的哀帝美頓書而發的）以外，沒有什麼舉動。

「七月事變」——陶爾夫斯的被刺

自二月內戰，奧國的工人階級及其政黨，社會民主黨，被摧毀以後，一般說來，奧國的法西斯主義算是已經凱旋了。但是奧國的問題並沒有解決（不管是最壞的解決也罷）。因為奧國國社黨的勢力不但依然存在，而且恰如希特勒所預料，很快地發展了起來。有許多工人和貧苦民衆，因為受到

內衛團的血的鎮壓，於怨恨憤懣和深深感到無出路的時候，現在都轉到國社黨方面來了。（大概他們是想藉此以乘機報復陶爾夫斯政府和內衛團吧！）在這種情形下，奧國內部的鬥爭比較以前是簡單化了：一方面是內衛團及其所挾持的陶爾夫斯政府；另一方面是國社黨。而站在這兩個敵對勢力之後的，是莫索里尼和希特勒。

莫索里尼在壓碎奧國的工人階級之後，即以全力鞏固陶爾夫斯的政權，也就是加強他在奧國的勢力。所以在二月中旬，即拉攏奧匈成立所謂意奧匈三國協定。這個協定表面上是以三國間的經濟互助為言，實際上顯然含有政治的乃至軍事的秘約，如保證奧國獨立（即在意大利的支配之下獨立，如『奧國如欲放棄獨立，與德合併，須得意國之同意』之規定便已明顯地表示

意大利的野心)，供給奧匈軍火（三月十五日的路透社電報即傳出意國有大批軍火運入匈牙利之消息，曾經一時引起全歐洲，尤其是小協約國的嚴重注意）等等。因此，這個協定的主要目標顯然是在阻止希特勒的德國之併吞奧國。從這次協定成立之後，陶爾夫斯政府對於奧國國社黨的壓迫也日趨嚴厲。奧國國社黨的組織與活動都在被禁止之列。這種情形，自然引起國社黨和希特勒的憤怒。於是奧國的國社黨與陶爾夫斯政府之間，希特勒與莫索里尼之間的衝突隨着時間的前進而日益發展起來。到了一九二四年的七月，終於無法抑制而爆發出來了。

約在七月中旬，奧國國社黨得希特勒之助，準備武裝暴動，推翻陶爾夫斯政府的活動，便已成爲公開的秘密。這種情形，陶爾夫斯和莫索里尼已

早有所聞。於是陶爾夫斯一方面嚴行戒備，逮捕國社黨及社會民主黨人（陶氏認定他們有幫助國社黨起事的嫌疑），另一方面準備於七月底赴里西昂與莫索里尼共籌對付的方略。但當陶爾夫斯赴意尚未成行之前，國社黨爲先發制入計，便於七月二十五日開始了暴動的進攻。

在這次的暴動進攻中，國社黨一舉而衝入了內閣公署，拘捕了大多數閣員，槍殺了陶爾夫斯。雙方的武裝戰鬥，從維也納蔓延到了其他的許多省份，尤以上斯蒂利省，加速的省等地方的戰爭最爲劇烈。戰爭共經過了三天，但因國社黨事先沒有充分準備，希特勒又不敢公然出兵援助，結果，這一暴動終爲政府的常備軍與內衛團所壓平了。

但希特勒何以在這次事變中不敢公然出兵援助他的奧國與黨呢？一方面

是由於希特勒自身的力量尚未達到羽毛豐滿的程度，尤其是從他自己的「六卅事變」（所謂「清黨」）後所受到的創傷還未痊癒；另一方面，而且是最重要的，是莫索里尼的堅決態度，使他感到了威脅。於是迫不得已，只好把責任推之於奧國國社黨領袖，虎頭蛇尾地以犧牲哈畢希特（取消他在奧國國社黨的總監）來收場。由這次事變告訴了希特勒，他吞併奧國的時機尚未成熟，還得忍耐地等待着。

至於莫索里尼在這次事變中的態度，顯然比在「二月內戰」時還要來得積極而露骨。當事變發生之前夕，莫索里尼經過他的喉舌蓋達異常激烈地痛詆希特勒，并「要求德國制止其人民在奧國續行恐怖主義，最後聲言奧國與世界之輿論已忍無可忍，德國之運動，將使意德間之關係發生破裂」（見羅

馬二十三日路透電)。當二十五日的事變發生時，莫索里尼即以迅雷不及掩耳之手段，調動大軍（據稱有五六萬人之衆）配備意奧邊境的布倫拉山隘。并公開宣言，如果德國出兵援助奧國國社黨，意大利即當實行全國總動員，以武力干涉。莫索里尼這種堅決的態度與行動，在當時確然收到了預期的效果。正因為如此，英法的態度反而平靜起來。牠們的目的，原來只是『保持奧國的獨立』，以阻止德奧的合併。莫索里尼既已大賣其氣力（雖然是爲他自己的利益，但在阻止德奧合併一點上，是一致的），牠們便用不着再多事了。所以當時意大利各報雖大事鼓吹，謂『歐洲各國應結成聯合戰線，以保障奧國的獨立，僅事口頭抗議，不足以濟事，必須出之以行動』（見十月二十七日羅馬哈瓦斯電），其意即在鼓動英法等國應與意大利採取共同行動，

以壓迫德國。但這在英法等國方面并未會發生積極的反響。這證明了「七月事變」，在國際關係上主要是顯示了莫索里尼和希特勒間的鬥爭。

在「七月事變」中，國社黨是失敗了，舒士尼格代替了陶爾夫斯，奧國反希特勒的政權和莫索里尼在奧國的支配勢力還依然保持，這似乎是表示奧國問題進一步獲得了解決，即兩個法西斯集團的鬥爭似乎結束了。但實際上，七月事變的結果只是表示兩個力量在角鬥場中一種暫時的勝負，最後的決戰還在將來。而且事實會證明史泰倫堡和莫索里尼的勝利是不能長久保持的。因為奧國在經濟財政上既絕對不能「獨立」，而莫索里尼所能給予牠的援助又是「杯水車薪」。同時英法等國因自身的困難，像以前對於奧國那種財政上的援救，也已不可能。所以從「二月內戰」中工人階級的勢力被壓碎

之後，奧國無論在經濟和財政及其他的關係上，其可能的出路（自然是暫時的），只有同德國合併。何況還有同是日耳曼民族之無可否認的關係。從奧國的一般人民看來，法西斯主義的統治在奧國既已成爲無可逃脫的事實，那如其在法西斯的意大利支配之下，倒不如與德國合併，讓法西斯的德國來統治，要自然而痛快得多。因此，德奧合併問題，不但沒有因七月事變而停止，反而以加倍的力量提了出來，日益走近實現之途。

正因爲如此，史泰倫堡，舒土尼格乃至莫索里尼，都深深地感到了在他們共同支配下的奧國「獨立」現狀不易維持。於是企圖以哈布斯堡復辟來充當他們的支柱。因此，奧國的復辟問題，在七月事變之後特別喧噪起來。但橫在這個問題前面的障礙，遠較人們所想像的多得多。不但希特勒將拼死反

對，就是小協約國，尤其是捷克和南斯拉夫也視爲有關於牠們的生死問題。因爲哈布斯堡一旦復辟，捷南，特別是捷克，便有被分解之可能。即匈牙利也十分不願意再擁戴沃都大公爲牠的共主。由於小協約國的堅決態度，法國自然是絕對不贊成的。最後，而且也是最重要的，奧國的人民大眾，經過了哈布斯堡之長期統治的痛苦，并曾經自動地起而推翻了牠，現在無論如何是不願再讓牠來坐在他們頭頂上了。因此，哈布斯堡的復辟，無論史泰倫堡，舒士尼格和莫索里尼如何感到迫切的需要，但他們終沒有勇氣把牠實現出來。哈布斯堡復辟問題，無論如何是過去了，至多只能提供歐洲新聞界的一些題材，充實新聞紙的篇幅而已。

在七月事變後，經過了一個相當時期的試驗，莫索里尼深深地感到了他

在奧國的支配沒有多大前途。奧國內部經濟和財政困難有加無已，國社黨的勢力還是在暗中迅速地恢復并發展了起來，哈布斯堡的復辟又絕對不可能；而另一方面，希特勒因他的敵對者間的矛盾，憑着他直覺的本能，巧於利用時機，很快地把多年緊縛住德國的凡爾塞和約一頁一頁地撕破了，他自己即從這種撕破聲中日益抬起頭來。德國的軍備恢復了，薩爾和萊恩區收回了。德國又重新變成了一個強大而野心勃勃亟欲向外發展的國家。莫索里尼聆悉了這一切情形，只好看風轉舵，把他以前向中歐和巴爾幹半島圖謀發展的急進計畫暫時停止，轉過頭來向非洲——阿比西尼亞——進攻。在這種動機之下，莫索里尼感到希特勒的幫助是頗為有用的。因此，他便由與希特勒的敵對關係而轉變為相互利用的關係。這樣，他們在奧國的衝突緩和下來了。特

別是經過阿比西尼亞戰爭之後，莫索里尼和希特勒的關係更密切起來。於是莫索里尼更進而拉攏德奧成立諒解，於一九二六年七月簽訂了『德奧協定』。根據該協定，德國尊重奧國之獨立，放棄干涉奧國的內政，而以奧國政府延攬親德的國社黨人加入內閣爲條件。從這個協定看來，國社黨七月事變後在奧國所失去的地位，不但因此而完全恢復，並且愈益鞏固和發展起來了。這便替希特勒在未來吞併奧國時創立了一個鞏固的基礎。至於所謂『德國尊重奧國之獨立』，誰都知道只是一句空話，就是莫索里尼也完全明白的，但有什麼辦法呢？！

希特勒吞併奧國及其對於國際局勢的影響

自莫索里尼在對奧問題上向希特勒表示大大的讓步之後，希特勒之吞併奧國的最主要的障礙是被排除了，所剩下的只是選擇時機的問題。

一九三六年七月西班牙發生的內戰，加緊了全歐洲的危局：一方面將英法弄到進退維谷，坐臥不安；另一方面使德意在共同的利害上愈益聯繫起來，因而形成了所謂『歐洲的政治軸心』。到去秋日帝國主義向我國猛烈地進攻後，更把整個的地球放在一個新的危險階段了。首先是歐洲的『德意軸心』擴大成爲日德意三國的『反共同盟』。在這種情形底下，一向左右歐洲和世界局勢的大英帝國的地位，陷入到了無以復加的困境。牠在東方和日本，在西方和意大利的衝突都日趨尖銳化。這時擺在牠面前的問題或是挺身起而加入戰爭，或是暫時忍耐地謀取妥協，以緩和當前的危局。最近張伯倫的政策是

採取了後一方向。因而他毅然決然不顧一切地向莫索里尼讓步，急謀開始英意談判，成立妥協協定。同時，在大戰後一向支配歐洲大陸政局的法國，在希特勒勢力威脅之下，尤其在『德意軸心』成立之後，牠的地位日見衰落。再加年來內部鬥爭的激化，完全陷於保守退讓的陣地，再沒有多餘力量來干涉中歐的問題，特別是牠素所關心的奧國獨立問題。至於同東方和西方均有密切關係的蘇聯，在牠的統治層放棄了世界革命主張，以『一個國家建設社會主義』的極端保守的民族主義自限和對於其所領導的各國（特別是德國）革命不斷失敗之後，在國際上的地位日趨式微，而其內部的矛盾又日趨增長（年來不斷的所謂『清黨』及其對於十月革命元勳和紅軍領袖之大批槍決，就是其矛盾激化之具體表現），因而也就只得亦步亦趨地追隨着英法的自保

主義（口號是維持『和平』與『現狀』）之後，在外交上過着寄生的生活而已。

從上述的一切情形中，希特勒看出他奪取奧大利的時機已完全成熟了。於是他於本年二月十二日邀請舒士尼格至德國貝許特斯伽登鎮與他親自談判，簽訂一種新的德奧協定，主要是允許奧國國社黨的領袖殷嘉德加入奧國內閣，擔任最重要的內政部長。這樣便安置了他吞併奧國的一個『合法』基礎。隨即於二月十一日，他便藉口『舒士尼格籌備公民投票表決奧國應否維持獨立係違反貝許特斯伽登的協定』，而公然動員大規模的軍隊開入奧境，壓迫舒士尼格將政權交給殷嘉德。結果殷嘉德『合法地』代替了舒士尼格的地位，并以奧國新內閣總理的資格於十三日『合法地』宣佈了『德奧合併』

約法』，以奧國爲德國之一邦，——這樣地，希特勒數年來所日夜圖謀吞併奧國的野心，算是完全實現了。同時也算是大戰後成爲中歐糾紛焦點之『德奧合併』問題達到了最後的『解決』。這是一九三四年『二月內戰』中奧國的工人階級被打敗後之必然的結果！！

在國際上，莫索里尼對於這次事變所採取的態度，與他在『七月事變』中所採取的簡直相反，始終是消極的（當然是一種無可如何的消極）。直到希特勒以『德奧合併』的既成事實通知他，并向他道謝他的『消極政策』時，他才公開聲明：『余所持態度，乃以貴我兩國之友誼爲根據。此項友誼，已由貴我兩國軸心證實之矣。』這就是說，因爲意德兩國間的『友誼』，不惜犧牲他多年所堅決主張維持的『奧國獨立』。這裏赤裸裸地暴露了莫索里

尼與希特勒的互相利用，狼狽爲奸，計圖打劫弱小國家的陰謀和事實了！

法國和英國一道，對於希特勒吞併奧國的舉動，除了提出一個空洞的抗議之外，也只得默認既成的事實。此時法國所關心的，已經不是『德奧合併』是否違反牠過去的主張及國聯條約的問題，而只是如何保證捷克獨立的問題了。至於英國則連捷克的獨立亦拒絕擔負保證之責。從前跟着法國反對『德奧合併』最力的小協約國，現在已自顧不暇，尤其是捷克完全陷於恐怖的狀態中。國際聯盟怎麼樣呢？希特勒吞併奧國難道不是違反牠所屢次訂定『維持奧國獨立』的約章嗎？然而牠對此視若罔聞，——這便是人們所宣傳和擁護之『維持和平的機關』！

這次希特勒之吞併奧國，既未遇到奧國國內之任何抵抗，又未遭受國際

間的任何阻礙。這一事實，是一個很好的寒暑表，在指示我們，全歐洲乃至全世界的危機已經升到怎樣的高度了！

希特勒這次的勝利，不但是征服了奧國，實現了他所夢想的「第二德意志帝國」，而且是把大戰後凡爾塞和約在歐洲所造成的整個體系完全打破了。在凡爾塞和約體系之下掌握歐洲大陸霸權的是法國，現在已大部份轉入德國之手。法國在東歐的同盟國波蘭，早懷離異之心，現在則完全轉向德國，自願地作牠的工具。匈牙利和保加利亞，因受凡爾塞和約的殘酷壓迫，自始即傾向於德國的，現在當更無忌憚地願受希特勒的指揮。小協約國，這個法國的衛星系統，現在完全解體了：其中的羅馬尼亞和南斯拉夫，早已在法德兩國之間搖擺，現在在德國最大的向心力吸引之下，將來日益傾向希特勒是無

疑義的；至於捷克斯洛瓦克，雖然與法國和蘇聯都訂結有軍事同盟，但在希特勒合併奧國這一影響的化學作用之下，其內部分解的過程已然劇烈地開始了。此外，歐洲其他許多小國或中等國家，如瑞典，挪威，丹麥，荷蘭，瑞士，希臘乃至土耳其，都陷入惶惑不定之中。這些事實綜合起來，已無人能夠否認，現在希特勒的德國已經恢復到了大戰前威廉第二的德國的地位。然而掀起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威廉第二的德國正是最主要的發動力之一。

建築在凡爾塞和約體系上的法國霸權，自希特勒將凡爾塞和約一頁一頁地撕毀之後，這個霸權也就跟着全被消毀了。現在法國在歐洲大陸的地位，已經降低到了大戰前的水平線。如果弗蘭柯一日在西班牙獲得完全勝利之後，法國的地位要更加孤立而危險。這種情形，一方面推動法國愈加依賴英

國，唯英國之馬首是瞻；另一方面，將刺激法國內部的階級鬥爭。首先是法國的法西斯特將要迅速地昂起頭來向工人階級進攻；法國的政權將一天一天地向右移動，走向邦拉巴特政制。假如法國的工人階級不積極起來作奪取政權的鬥爭，把政權拿到自己手裏，這個邦拉巴特政制將成爲過渡到法西斯專政之一道橋梁。

希特勒取得政權後之得以鞏固和發展，在某種限度上說，英國的政策對於他是大有幫助的。但現在的希特勒，特別是在這次吞併奧國之後，已經生長成爲歐洲大陸上一個最強大的勢力了，已經使德國恢復到大戰前的地位了——這正是以前英國不惜用全力去打倒的。不用說，這已使英國感到了大的威脅。這迫得英國只得更加決心用全力來加緊軍備，準備最後去進行決

雌雄的廝殺。自然，在最後走上決雌雄的廝殺之前，英國還是要使用各種方法向牠的敵方讓步，來緩和危機和延遲戰爭的到來，以便獲得充分時間進行牠的準備。現在張伯倫的政策正是如此。

這次的德奧合併，給了意國在中歐的勢力以最後的致命打擊。莫索里尼在中歐完全失望之餘，只有愈加向地中海的東，西，南各方面發展，與希特勒互相利用，互相聲援去進行冒險的進攻。

最後，就是蘇聯將因希特勒的勝利而陷入更險惡的地位。現在蘇聯的東境既有日帝國主義的嚴重威脅。在西方，從芬蘭到羅馬尼亞，都在德國的向心力吸引之下，而德國的希特勒又是素以反蘇聯的十字軍首領自命的。『法蘇同盟』如果是一個真正強固的結合，這對於蘇聯的西境當然有很大的保險

作用。但可惜這個同盟的本身含有無數的弱點，在『德意軸心』的威脅與英國的陰謀詭計之下，隨時有解體之虞。

總而言之，希特勒對於奧國的征服，一方面是大大地加強了飢餓的，亟圖向外進攻的帝國主義國家（德，意，日，等）的陣勢；同時也就是削弱了保滿的，企圖保持『和平』（即保持已獲贓物）的帝國主義國家的地位（如英法等）。這當然不是像一般和平主義的自由派或莫斯科的應聲蟲那樣得出結論說，未來大戰雙方的陣營已經確定了。實際上，現時敵對陣營雙方的份子，還儘有移動或掉換之可能。例如意大利便是一個最不確定的因素，牠在第一次大戰中曾經叛背牠的同盟而轉到敵方，像這樣的『叛背』，即在將來亦不能例外。但有一點我們是可以完全斷定的，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

爆發性，經過這次『德奧合併』的事變之後，是愈加緊迫了！

捷克獨立的維持問題，將成爲此後歐洲局勢糾紛中的第一個焦點。希特勒之企圖進攻捷克，猶如他過去之企圖進攻奧國一樣，是事在必行的。另一方面，法國和蘇聯都在計畫爲保障捷克的『獨立』而鬥爭。假使希特勒不顧利害，立刻向捷克進兵，壓迫牠屈服，便很有可能發動戰爭。但根據過去的經驗，希特勒目前或不致於向捷克採取急進的態度，他將經過日爾曼人的蘇台德黨在捷克內部發生分解作用，像過去的國社黨在奧國內部所幹的一樣，到了這一分解作用達到某種程度後，再選擇一個適宜的機會（像這樣的機會將來是不少的，如弗蘭柯的勝利，法國內爭的興起，莫索里尼向地中海沿岸或非洲某地點的進攻等）去完成他的工作。在那時是否會因此而引起戰爭，此

時不能斷定，但有一點却可以預言：像捷克現時這種「獨立」地位無論如何是不會保持長久的。至少捷克的日爾曼人所居住的地域將歸併於德國，不管是用和平的手段或激烈的手段。

西班牙的局勢，顯然也是因受到「德奧合併」的影響而愈加危險了。因為當希特勒奪取奧國之時，莫索里尼更放胆地幫助弗蘭柯進攻加泰隆，企圖攫取西班牙的工業中心，也就是抵抗法西斯最強有力的中心。照現在的情形看來，法西斯的勝利，在西班牙似乎已很難避免。因為西班牙的社會民主黨，尤其是共產黨的政策，一向是在亞柴拉黨的指使之下，抑制着工人階級進行奪取政權的鬥爭（只有這種鬥爭才是真正戰勝法西斯的唯一道路），直到此刻還看不出有任何改變。在這樣的政策之下，西班牙將不可避免地要陷入

法西斯專政的前途。西班牙法西斯專政的成功，不用說對於整個歐洲乃至全世界的局勢將給以最惡劣的影響（關於這一點，著者在西班牙內戰與國際局勢前途一個小冊中已經詳細指出過了，請讀者加以參考）。

最後，就是我國的抗戰，也將因希特勒的勝利受到某種影響。因為德國勢力在歐洲的加強，將使我們的敵人感到牠在國際上的地位有恃無恐，而向我們加緊地進攻。因此，我們只有採取更堅強的態度去加緊向我們的敵人反攻。

從奧國失敗得來的教訓

（一）奧大利自經過第一次大戰失敗後，只能有兩個前途：無產階級專政

或法西斯專政。前者是解救奧國人民大眾脫離極端困苦境地的唯一道路；後者則是將奧國人民放在殘酷的壓迫與剝削之下，再去充當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犧牲品。但第一個前途的失敗，主要是由於領導奧國工人階級的社會民主黨之不可救藥的機會主義所造成的（當然奧國的共產黨也應負一部份責任）。

（二）大戰後，協約國的英法意及其國際聯盟對於奧大利之極端殘酷的壓迫政策，實是造成此次「德奧合併」，即驅使奧國陷入希特勒法西斯專政的鐵蹄下之一個最重要的因素。

（三）從這次英法意及其國聯之對於「德奧合併」的默認態度看來，又一次證明了：這些國家及其國聯一向所堅持之「保證奧國獨立」或保護其他弱小民族獨立的一切條約以及所謂「維持和平」，「制裁侵略國家」的種種主

張和宣傳，都只是在牠們絕對自私自利的前提之下，欺騙弱小國家或弱小民族和一般人民大眾之一種無恥的謊言。

(四)因此，要挽救歐洲的弱小國家或弱小民族及一般人民大眾，不致完全淪於法西斯主義的鐵蹄之下，並從資本帝國主義底下解脫出來，避免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去作無謂的犧牲，只有全歐洲的工人階級領導一般貧苦人民大眾自己起來奪取政權，建立『歐洲蘇維埃聯邦』，才有可能。

(五)凡是被壓迫的國家或被壓迫的弱小民族，要想脫離外來的壓迫和束縛，絕對不應依賴任何帝國主義國家或法西斯國家的外力（如奧國過去之依賴英法及意大利等），只有憑着本國工農及一般貧苦人民自己的決心與勇敢去奮鬥，才能達到目的。否則不可避免地會陷入奧國的覆轍。

(六)要想領導本國工農大眾及一般貧苦人民不顧一切地去奮鬥，去爭取民族和階級的解放，必須有一個站在真正革命馬克思主義立場上的政黨，不屈不撓地起領導的作用，才有可能。

由過去意大利，德國和最近奧國的既成事實以及西班牙內戰的激烈化看來，現在擺在全歐洲面前的也只有兩個前途：不是工人階級（首先是法比的工人階級）起來奪取政權，走向社會主義的道路；就是法西斯主義獲得全般的勝利，推動整個歐洲倒退到中世紀的黑暗世界去。但我們相信，全世界的生產力已經發展到了現在的階段，法西斯主義的倒行逆施是有一定的限制的。歐洲的法西斯主義，即令不在法蘭西工人階級勝利（法國的工人階級現在雖還在機會主義的領導之下，但如果一旦脫離此種領導去進行堅決的鬥

爭，其勝利前途還是很可能的）之下崩潰下去，那末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牠們必然會碰到難以克服的困難，而衰弱崩解下來。我們并且相信，歐洲的工人階級還具有最偉大的力量足以摧毀法西斯主義。最後的問題，只是在於一個新的國際政綱之下立刻在各國內創立一個新的革命工黨去領導。

一九三八年四月十二日

國家圖書館



004759030

版權 所有	發行所	亞東圖書館 廣州鹽運西路二巷九號
	分售處	各埠大書店
	實價	國幣二角

民國廿七年五月出版